

立憲之路

清末考察政治五大臣出洋概述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經過考察東西洋各國的洗禮後，鎮國公載澤甫回國即上密摺，提出了立憲的優點有三：一日皇位永固，一日外患漸輕，一日內亂可弭。建議清廷應仿效各國推行憲政，而後清廷隨即宣布預備立憲。清朝晚期能有此自覺而力圖振作，很顯然是受到了外界的刺激與內部革命聲浪的影響，儘管終清一代並未施行憲政體制，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活動仍為中國帶來了富強的希望，也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於教育方面的現代化有積極正面的推動力量。

先路之導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因八國聯軍進佔北京城而西逃的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布上諭開始進行改革新政，是為「庚子後新政」。二十七年四月成立督辦政務處，並納兩江總督劉坤一（一八三〇～一九〇二）、

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等奏（註一），訂定多項改革目標，期以自強反映自覺。惟此時仍對立憲採消極迴避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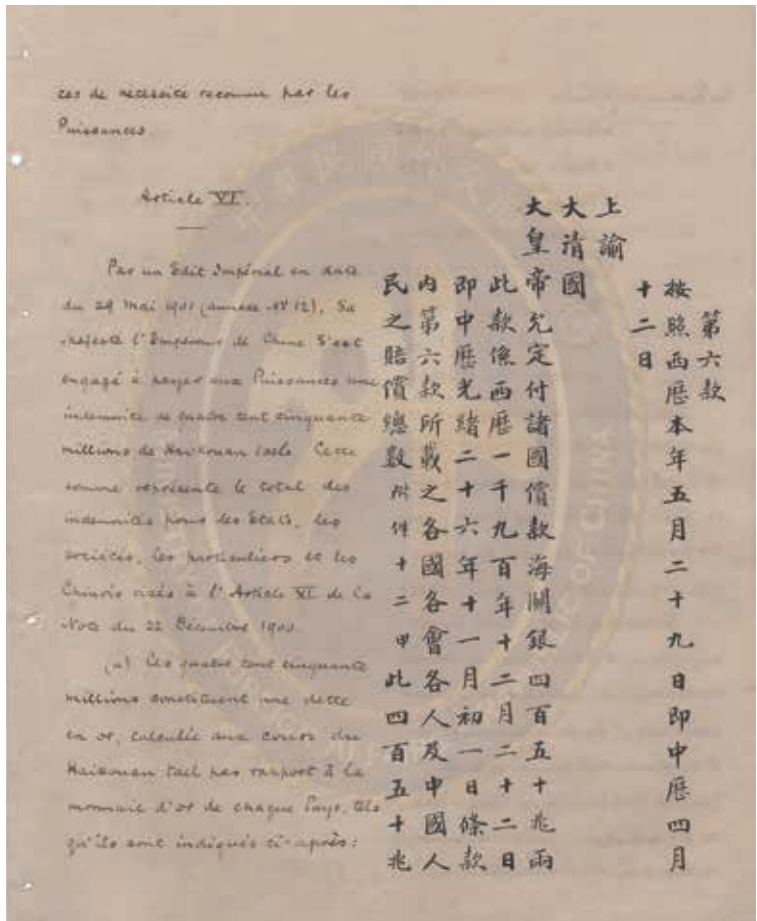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清廷因與十一國（註二）簽訂《辛丑條約》（圖一）後，中國喪失多項主權，並以該時中國人口估算值（約

政體之國，以固結民心、保存邦本；繼之雲貴總督岑春煊（一八六一～

一九三三）亦以建請立憲入奏；直隸總督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則奏請簡派親貴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兩江總督周馥（一八三七～一九二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聯銜上書奏請實行立憲，並請派大臣出洋

考察國外政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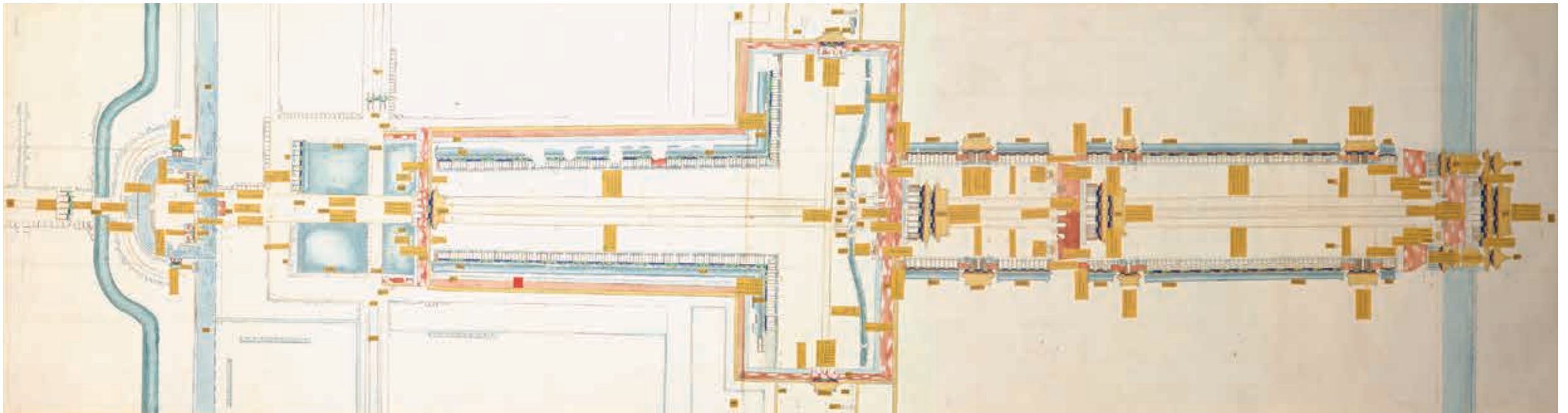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間，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出面調停日俄戰爭，同年八月，日俄雙方於美國海軍基地樸資茅斯（Portsmouth）簽訂議和條約。眼看比鄰中國的兩大強國對戰，最終由蕞爾小國日本勝出的結果使清廷深受



圖一 辛丑條約第六款 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二 清 龐鴻書〈奏為臣等解出使經費情形〉 故宮14149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光緒27年午門至正陽門修補圖 故機143832附件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奏出洋考察政治情調員隨同差委摺》，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從此摺中可見，五位考察政治大
臣的觀念是較為開放的，並對於過去

衝擊，朝中有識之士認為，日本戰勝俄國之因，在於實施君主立憲，反觀大清國內仍故步自封，無法跟上國際時勢與政治型態需求，紛紛上書請求參考各國政治，進行政治改革。清政府一方面為安撫民心，推延立憲；一方面企圖緩和辛丑條約簽訂後引發的革命風潮，「五大臣出洋考察」即於這樣的背景展開序幕。

光緒皇帝於六月十四日下詔：

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其各隨事諏詢，悉心體察，用備甄采，毋負委任。（〈派載澤等分赴東西洋考察政治諭〉，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後再於六月二十五日，加派商部右丞紹英（一八六一—一九二五）隨

中國不派留學生出洋、遊歷外國之大臣未能得到顯著績效的事實帶有些許究責意味，對於朝廷此次重視各國考察之舉甚感欣慰，並願做先驅，開拓視野，向國外考求一切改革良方。

八月初，隨員名單俱陸續確定，政府的準備工作也臻於完善，經費籌措情形尚稱順利（圖二），光緒皇帝旨飭外務部謹繪龍國書九本，分寄駐各國欽使，備以呈遞英美日德法意奧比俄等國皇帝。（申報〈奉旨飭製國書〉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各國亦引頸期盼中國第一次正式遣使大規模考察，似乎一切俱以完備，只等著放洋出海的日子來臨。

遇襲緩行

正陽門車站，即京奉鐵路東火車站，引以為名的正陽門位於北京皇城中心軸線上（圖三），距離車站不過兩三百公尺之距，離此地不遠即為各國駐華領事館密集的東交民巷使館區。光緒三十一年出洋考察行程確認之際，正陽門車站尚在建造施工中。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是使團出京的預定日期，各國駐華領事、出洋大

同出洋考察各國政治。光緒皇帝的上諭點出了清朝先前變法未彰的無奈，並簡派宗室大臣載澤（一八六八—一九二九）與戶部侍郎戴鴻慈（一八五三—一九一〇）、兵部侍郎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湖南巡撫端方（一八六一—一九一一）、商部右丞紹英等員出洋考察，期「擇善而從」。各國欣聞中國秉持向各國學習的開放心態，皆表示歡迎與祝福。

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名單確認後，由鎮國公載澤領銜具奏：

臣等伏維通變化裁，古有明訓，方今各國政治藝術，日新月異，進步甚速，博采而參觀之，取善從長，良多裨益。顧我中華近十餘年來，非不派學生出洋，遣員遊歷，卒未聞卓著成效者，則由於提倡之不力，研究之不精，是以風氣雖開，而持論者或參成見，規模雖拓，而任事者絕少專門，僅襲皮毛，難言實濟。今朝廷洞鑒於此，特命臣等分赴各國考察一切，以為先路之導。（〈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等

臣家人與圍觀民眾一早即聚集於鐵道旁準備送行，上午十一點大臣們陸續登車，就在預備發車之際，於車廂內突然發生爆炸，造成部分大臣與送行人家人死傷，使此次出行暫時中斷。五大臣專列受到襲擊之事，當事人分別依其所見用日記進行了描述：

二十六日：。十一時，相約登車，澤公先行，余踵至。兩花車相連，澤徐紹三大臣在前車，余與午橋中丞在後車。午帥稍後來，坐未定，方與送行者作別，忽聞轟炸之聲發於前車，人聲喧擾，不知所為。僕人倉皇請余等下車，始知有人發炸彈於澤公車上。旋面澤公，眉際破損，餘有小傷。紹大臣受傷五處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送行者伍秩庸侍郎受震逼過，兩耳為聾。惟隨員薩郎中蔭圖及其內弟、從弟、子女、車夫、家丁均重傷，一家七口，遭此意外之厄，亦云慘已。余等商定，改期緩行。徐端兩大臣往練兵處，紹大臣往法國醫院治創，余遂與澤公先歸。（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



圖六 那桐等奏〈奏為京城車站突遭事變摺〉 故宮13807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昌坐鎮督導，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在八月遇襲的案件，於十月間已擊獲同黨並深入審鞫，京師警備森嚴，遂有復行出洋之議。授原考察政治大臣徐世昌擔任巡警部尚書，而紹英則因右股傷重未癒，兩人俱不克出行，部分隨員亦放棄出洋。清廷改派山東布政使尙其亨（一八五九～一九二〇）、順天府丞李盛鐸（一八五九～一九三七）續任，並依奏再調任添補新組隨團人員。出團行程仍照前議，分別以載澤和戴鴻慈為首領，分兩團出洋考察。載澤、尙其亨、李盛鐸前往英法日比四國；戴鴻慈、端方則赴美德意奧俄五國，齎送國書，詳細求政治及一切。

新組成之考政五大臣皆為清廷高級官員，地位顯赫：鎮國公載澤，宗室正黃旗人，是乾隆皇帝第五子榮親王永琪曾孫，生父為貝勒奕繪，後過繼給嘉慶皇帝之孫鎮國公奕詢為後，屬光緒皇帝本家的「皇親貴胄」，出洋期間日本方面於資料中常見稱其為「親王殿下」，英美各國報章亦以王子（Prince）或公爵（Duke）敬稱。

載澤之妻為光緒之隆裕皇后親姊，為慈禧太后二弟桂祥之女，與統治者親族關係緊密，深受皇帝與太后寵信，出洋時年三十八歲，輿論評介其「宗室貴胄，留心時事，素號開通」。戶部侍郎戴鴻慈，時人評價「久歷部寺，頗講新政，實倡會議政務處之舉」、「深知立憲可以救國，在京竭力運動」，出洋時年五十三歲。端方於其湖南巡撫任內所治各省推行新政活動中表現突出，受評「奮發有為，於內政外交尤有心得」，其子端繼先其時正於美國留學，出洋時年四十五歲。尙其亨為從二品布政使，漢軍旗人，為清初平南王尙可喜後裔，其妹為慈禧太后二弟桂祥繼妻，亦與統治上層有姻親關係，出洋時年四十七歲。李盛鐸素為慈禧寵臣榮祿所倚重，於光緒二十四年曾任出使日本國大臣，回國後任順天府丞，受命接替紹英作為考察政治大臣並兼任比利時大臣，出洋時年四十七歲。五大臣背景雄厚，出洋之際正值青壯，體力、精神與學識俱為一時之選。

除五大臣奉命出洋考察外，隨團

乙巳八月廿十六日。晨起。檢點瑣事，祖宗堂前、孀母位前行禮，起行。至前門外車站，送行者甚多，周旋良久。登車後將發，忽炸彈爆發，煙氣瀰漫，車軌震損，澤公、紹越千各受微傷，僕人王順受傷較重。車外斃踣三人，送行者受微傷甚多。隨員薩蔭圖一家數人受傷，有死者。車內轟炸碎一人，似施放炸彈者。（徐世昌《韜養齋日記》）

二十六日。早起前門東車站，會同澤公、徐大人登火車，甫登火車，

聞炸炮一聲，當時跌倒，隨有家人扶出，身受傷七八處，惟左股較重，即至法國醫院調治，同去者為服部先生，醫士歐宜穆、沙荷德，調治甚效。暫在醫院調理。（紹英《出使日記》）

事件發生後，在場送行的駐華領事及報刊記者等，俱以第一時間將這舉世震驚的攻擊事件傳回國內，並通告五大臣行程暫緩之事。（圖四、五）

光緒皇帝翌日頒下諭旨，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尹、工巡局、督辦鐵路大臣等，嚴切查拏，以儆凶頑。疏於防範的外城工巡局委員及南營參將、鐵路車站委員等交部議處。（為載澤等遇炸著步軍統領衙門等嚴切查拏諭），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尚書步軍統領管理工巡事務大臣那桐（一八五六～一九二五）、督辦山海關內外鐵路大臣太子少保直隸總督袁世凱、會辦山海關內外鐵路大臣頭品頂戴刑部右侍郎胡燏棻（一八四〇～一九〇六）三位分別掌管京師治安以及督辦、會辦鐵路大臣即時於諭旨示下隔天將清查

的初步結果上奏，表示經勘查現場（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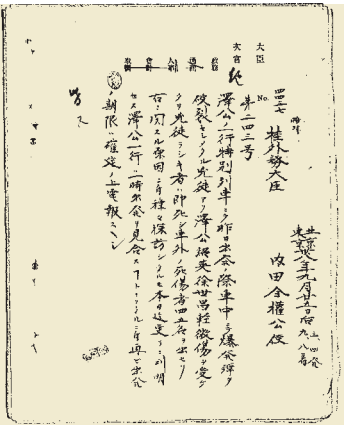
花車左邊窗口炸損，窗板縱橫三尺有餘，下餘板約二尺許，炸力全向外轟，其受傷較重者皆在車外站臺上。以炸痕餘板合計，中點發轟之處當距車底三尺以上，車內夾道板壁血肉沾盈並無大損，遺有轟斃屍身一具，而車上地氈尚完，此項炸彈自非足端，當是手擲。且炸力向外，亦非由外拋擊，當係臨時混入行兇。

對於兇嫌特徵描述甚為仔細：該屍身穿新藍布大衫，旁落紅櫻帽一頂，內著洋式小衣，面貌不類粗人，腳紋深細，髮辮較長，右髖炸落，左髖皮連臟腑全出，中多碎彈，兩手指落，身畔搜有未放槍子及碎銅片。經日無人承領，確係正兇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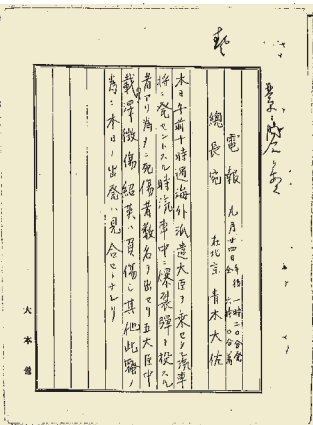
因此案情節重大恐有黨夥，由袁世凱等懸賞訪緝。

新五大臣出洋

由於清政府下令嚴加緝查，九月初十日清廷新設立之巡警部由徐世



圖五 日本全權公使內田康哉於案發第二日發給外務大臣桂太郎說明出洋延期事



圖四 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青木宣純大佐致陸軍大本營總長之電報



圖九 1906年5月14日考察政治大臣載澤(前排中)、尚其亨(前排左二)在英國伯明翰合影。The Benjamin Stone Photographic Collection. Box 14, print 9. <http://www.libraryofbirmingham.com/benjaminstonebirmingham>.

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8-1918）、閏四月二十六日向義大利國王伊曼紐三世（Vittorio Emanuele III di Savoia, 1869-1947）遞送國書。（圖八）並於期間受各國邀約，遊歷了丹麥、瑞典、荷蘭、比利時、瑞士等國，分別依情況向各國領袖宣讀頌詞。（註三）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三十日，戴端團自義大利羅馬登船回國，並於六月二十一日返抵北京，期間共歷二百四十六天。其正式齎送國書的國家依序為美、德、奧、俄、意五國，其中於美國停留了三十六

天，於德國停留了四十八天，重點考察美國與德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設施、公共建設及民營工廠等。載澤、尚其亨、李盛鐸一行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京，十二月二十日自上海吳淞口乘法國公司喀利刀連號（Caledonia）輪船出洋，光緒三十二年元旦於日本東京（Tokyo）覲見日皇明治天皇，行鞠躬禮，宣讀頌詞，遞交國書。二十日自橫濱（Yokohama）登美國大北公司登達科達號（S.S. Dakota）輪船前往美國西雅圖，二月二十日搭乘英白星公司「波羅的克號」輪船開往大西洋，二十八日，抵英格蘭利物浦（Liverpool），登岸乘火車行抵英國倫敦（London），適以英皇遊歷至法，未能遞國書。商彼外部，擬先考察。三月二十一日，電告外務部，擬先赴巴黎，俟英主歸再折回覲見。三月二十六日於巴黎覲見法國總統法利埃（Clement Armand Fallières），鞠躬敬呈國書，譯讀頌詞。四月十七日，復於英國倫敦偕尚、李與前駐法公使汪大燮，率參贊左秉隆覲英君主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並恭齎

國書。（圖九）閏四月初四日偕尚、李二使，及前駐比利時公使楊兆璽覲比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行鞠躬禮，讀頌詞，遞交國書。李盛鐸於此同時留任駐比利時大使。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十九日，於法國馬賽（Marseille）登法郵輪「阿賽布乙克號」展輪東渡，啓行回國。六月初三日抵京，期間共歷二百二十三天。其正式呈遞國書的國家依序為日、法、英、比四國，並途經美國，其中於日本停留了二十八天，在英國停留了四十二天，在法國停留了二十四天，重點考察日本的政治制度及學校制度；在法國則以軍事機械發展的行程較多；在英國則主要集中對於政治與社會制度的考察。

比較值得一提的插曲有二，一是兩團曾經於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初十日於比利時布魯塞爾會面。兩團分別背負著朝廷使命，在不同時間點出洋，前往不同國家探察民情政治，卻能於國外期會，雖然兩日後戴端二人即再次前赴荷蘭遊歷，但對大臣們來說也算是很特別的經歷。二是載澤在閏四月十六日收到了法國方面歸

人員亦甚受重視，載、尚、李團除隨員五十七名外，還包括從者（僕役）四人、理髮手三人。戴、端團最後選定三十三名隨員作為考察團成員。兩團隨行人員包括御史、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各部郎中、員外郎、主事等京官，以及道員、知府、知縣等地方外官與少部分海陸軍官人員組成，另包括隨員、遊歷官和留學生等，大多精通某國外語，或為曾經遊歷留學日本歐美等國之留學生。光緒三十一年的一次遣員出洋，卻是第一次以宗室王公為首的使節團，隨團人員也最為考

究，幾乎收羅了當時大部分具有外事經驗的一等人才。前一年貝子溥倫參加美國聖路易斯的萬國博覽會才落幕不久，各國報章對於中國相當好奇，而國內有識學子也對向外尋求新知具有高度期待，在民國建立之後仍有多數隨員活躍在政治、外交、法律界之中。

出洋考察大臣戴鴻慈、端方等人於十一月間上奏，向光緒皇帝報告已與鎮國公載澤等商定分途出洋，擬於十一月十一日啓程出京，取道天津，為免旁生枝節，沿途已透過督臣袁世凱密為布置，將於十一月二十日行抵

上海，搭乘美國公司西伯里亞輪船，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放洋，先赴美洲考察一切，再分赴德、俄、意、奧等國。（戴鴻慈等奏〈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等奏出使各國考察政治放洋日期摺〉，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戴鴻慈、端方一行（圖七）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離京赴津，再轉往上海，二十日從上海出發，乘美國西比利亞號（S.S. Siberia）郵輪出發，往日本長崎，途經馬關、神戶、橫濱、夏威夷檀香山，後抵達美國舊金山，開啓正式考察行程，至美國首府華盛頓（Washington, D.C.）白宮向老羅斯福總統遞送國書，之後於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乘德國公司汽船卜呂沙號（S.S. Blücher）往歐洲進發，取道英、法，於二月十三日（一九〇六年三月七日）抵達德意志帝國首都柏林（Berlin），適值德皇有事出遊，一時未能入覲，後於三十日（三月二十四日）覲見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 1859-1941），遞送國書。繼而分別於四月十八日向奧皇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 1830-1916）、四月二十八日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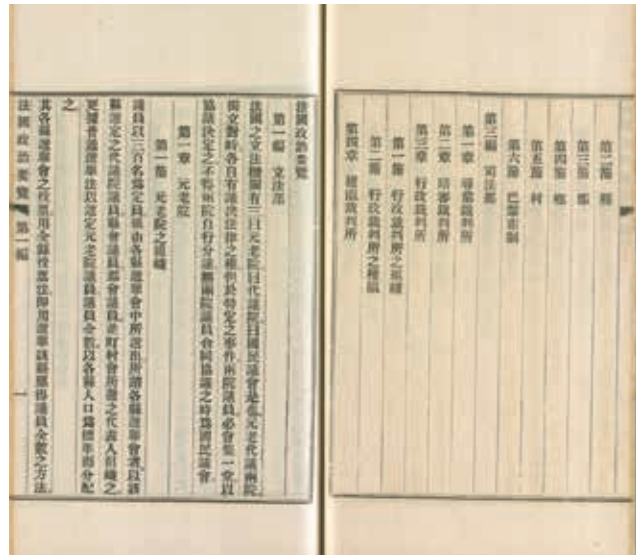
圖七 1905年戴端團與出洋考察政治隨員等合影。戴鴻慈（前排右）、端方（前排左）、熊希齡（左三後立者）。引自《熊希齡集（上）》，頁首照片



圖八 1906年戴鴻慈（前排左六）、端方（前排左七）與隨員在義大利羅馬合影。引自《清史圖典·光緒宣統朝（上冊）》，頁149



圖十 清 乾隆 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念之寶組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戴鴻慈 《列國政要續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還的兩方乾隆朝的御寶，分別為「古稀天子之寶」以及「八徵耄念（之寶）」。（圖十）據載澤日記所稱，該兩方御寶是由法國東方博物院總理奇邁歸還，按推測此處所稱「奇邁」應為法國居美博物館創始人吉美（Émile Guimet, 1836-1918），他是著名的收藏家，也是一位工業家，於一八八九年在法國巴黎成立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以東方尤其是亞洲珍品為主要收藏。（註五）

考察成果

兩團考察政治大臣出洋考察東西洋政治時逾半年，其間參觀各國行政機關、學校、銀行、商會、郵局、監獄、工廠、農場等政治、經濟與社會措施之外，此行最大收穫也在於對各國文化與娛樂設施進行實地考察，包括博物館、戲院、蠟像館、動植物園、圖書館等。顯然此行考察不單只是貴族出游的享樂，而是實際上去探求民間所需的各項設施。回國後，戴鴻慈、端方積極奏請朝廷建設萬獸園

（即動物園）、圖書館、博物館、新式學堂等，考政大臣對這些地方考察的紀錄對後來建置文教措施具有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

此外，行程中透過安排拜會各國皇族、政界名人、學者等，交流政治、經濟、文化目標，並調查憲政原理及各項政治制度，以尋求一個最適合中國的政制體系。在各國遊歷、考察的過程中，透過隨團人員的積極訪查以及各國主動提供的法律、政治、經濟類書籍，出洋考察大臣及其隨團人員於回國後開始大規模整理編修，載尚李團由楊壽相任總編纂，於法華寺進行翻譯整理工作，最後編成書六十七種，共一百四十六冊，並為其中三十種撰寫提要。（〈進呈編譯各國政治書籍摺〉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戴鴻慈、端方團回國後，亦積極編輯考察報告，主要完成《歐美政治要義》、《列國政要》以及《列國政要續編》（圖十一），並編譯整理所蒐集到的書籍。關於個人著作部分，戴鴻慈於光緒三十二年秋發表《出使九國日記》，載澤於光緒三十四年夏出

版《考察政治日記》，將出洋考察見聞公諸於世，今日始得窺一百多年前中國實地考察的紀錄。

結語

針對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心態，學界有認為是當時敷衍國人要求之心態，也有同意清政府確實有心實施立憲政體，但無論如何，可從第一次出洋時尚未出國門就受到襲擊的

情形得知，立憲之舉在當時確實有支持及反對兩方對立的聲音。而後來調查出襲擊者是為了反對清政府立憲而以炸彈攻擊五大臣的革命黨人吳樾，更顯見連當時的革命黨人都認為如果此行五大臣成功考察外國，回國後必能確實實行立憲，而延長清政府帝制政權，故而以激烈手段恫嚇、警告支持立憲者，同時利用獻身革命來煽動

宣傳反動思想。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廷受到日俄戰爭結果的刺激下所產生的一次對外活動，同時也是清末新政改革的一個契機。政府擬探開放廣納的態度，收羅各地政經資訊，待考政大臣回國後，即宣布預備立憲，惜大清國祚未能綿延，無法親眼見證改革成果即告衰亡。

作者為本院教育展覽處研究助理

註釋

- 光緒二十七年，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奏〈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遵旨籌議變法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遵旨籌議變法擬採用西法十一條折〉、〈請籌鉅款舉行要政片〉，是為「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主要內容盼清政府實施新政改革政體，仿效日本君主立憲制、廢除科舉制度、建立新式學堂並進行軍事改革等。
- 包括英、法、德、美、日、俄、義、奧八國聯軍所屬國家，以及西班牙、荷蘭與比利時，為庚子事變發生後清廷主動宣戰之十一國。
- 鴿子著，《隱藏的宮廷檔案——一九〇六年光緒派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紀實》，北京：民族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四月，頁九一。
-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觀見丹麥國王，宣讀頌詞，握手為禮；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三十日，於瑞典斯德哥爾摩（Stockholm）

觀見監國攝政王太子，握手為禮，宣讀頌詞；光緒三十一年閏四月七日觀見荷蘭女王；光緒三十一年閏四月十一日謹見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光緒三十一年閏四月十七日謹見瑞士總統、副總統，宣讀頌詞。

5. 載澤《考察政治日記》，光緒三十一年閏四月十六日：「西正三刻，法東方博物院總理奇邁以御寶二方來歸。謹案：高宗純皇帝有寶二方，一曰『古稀天子之寶』，一曰『八徵耄念』。…以兵燹流傳於外，載澤前在法游東方博物院，幸獲恭睹，稽顙聖訓，深忉於中。當屬駐法使臣，向其婉達，敬速始末，該總理允以至法都時璧還。今獲祇奉而歸，忻悚交并。」

參考書目

- http://www.libraryofbirmingham.com/benjaminstonebirmingham The Library of Birmingham. (2014.08.23 Retrieved)
-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3050326000、政務視察ノ為清国大官ヲ

- 各國一派遣一件（B-1-61-24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清）端方著，《端敬忠公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七。
- （清）紹英著，《紹英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三月。
- （清）戴鴻慈著，《出使九國日記》，收於鐘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長沙：嶽麓書社，一九八六。
- 北京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讀辛亥前後的徐世昌日記》，北京：北京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九月。
- 周秋光編，《熊希齡集（上）》，長沙：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六。
- 故宮博物院編，《清史圖典·光緒宣統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一。
- 楊壽相著，《思冲齋文別抄》，《雲在山房類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四。
- 沈呂巡、馮明珠主編，《百年傳承走出活路——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一。